

达
洲
振
堂
徐向群等著

中国人看 以色列

新
华
出
版
社



中国人看以色列

达洲 振堂 徐向群 等著

新华出版社

中国人看以色列

达洲 振堂 徐向群 等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插页2张 187,000字

1990年11月第一版 1990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50册

ISBN 7-5011-0745-9/D·127 定价：3.60元

(内部发行)

6065/1/1 06

作 者 的 话

《中国人看以色列》一书，系由十来位人士合作写就的。为本书撰稿的，既有长期研究以色列问题的专家，又有亲赴以色列考察的学者，还有熟谙中东问题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描述以色列，采用多种笔法，吞纳最新资料，涉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与历史诸方面，展示以色列在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科技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介绍了以色列的宗教、语言、民俗和风土人情，以满足各界各层次读者的需要，既可为研究中东问题的人员提供丰富翔实的素材，又可为大中学生增加对世界热点地区的基本知识，也可权充旅游者和科技学术人员的旅行指南。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以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状态，中国读者难以获得有关以色列的第一手信息。鉴此，本书作者尝试尽可能客观、全面、真实地介绍以色列的方方面面。因水平所限，书中偏颇谬误之处实属难免，诚望广大读者不吝雅正。

九〇年三月于北京

目 录

夜走西墙.....	达 洲 (1)
作客朋友家	
——耶路撒冷犹太人安息日纪实.....	达 洲 (7)
死海游泳记.....	达 洲 (11)
访红海之滨埃拉特城.....	达 洲 (19)
探访以色列德鲁兹人.....	达 洲 (24)
访太阳能发电试验中心.....	达 洲 (30)
国中之国——以色列总工会.....	达 洲 (35)
具有公社特色的农业合作组织	
——“基布兹”.....	达 洲 (41)
别具一格的立国三原则.....	达 洲 (47)
以色列的两大党	
——利库德集团和工党联盟.....	达 洲 安国章 (52)
特殊的选举制与众多的小党.....	达 洲 (57)
经济建设成绩卓著问题不少.....	达 洲 徐向群 (63)
发达的教育事业.....	达 洲 江 淳 (72)

对人类精神宝库作出特殊贡献·····徐向群 达 洲	(77)
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王世真 周 前	(78)
水资源的科学利用给人深刻印象·····李炳洪	(85)
钻石加工——以色列工业的一朵奇葩·····李松龄	(88)
排行第六的核国家·····振 堂	(91)
犹太人定居点·····振 堂	(95)
耶路撒冷今昔 ·····安国章	(102)
以色列国的国旗国徽和独立日 ·····徐向群	(107)
以色列国的疆界 ·····徐向群 达 洲	(111)
以色列国的人口问题 ·····徐向群	(118)
犹太人的历史与传说 ·····徐向群	(125)
犹太人流散史 ·····徐向群	(130)
犹太人的复国思想和活动 ·····徐向群	(136)
浅谈犹太教极端正统派 ·····江 淳	(144)
犹太人姓名趣谈 ·····徐向群	(148)
犹太历法 ·····徐向群	(152)
浅谈以色列、犹太、希伯来三词 ·····徐向群	(157)
犹太人的羊角号和“替罪羊” ·····徐向群	(161)
谈谈犹太人的节日 ·····徐向群	(165)
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	
——西奥多·赫茨尔 ·····徐向群	(173)
以色列历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简介 ·····徐向群	(179)
土生土长的军事家——摩西·达扬将军 ·····徐向群	(189)
一位有争议的将军 ·····徐向群	(194)

“马萨达精神”	徐向群	(202)
以色列的战略战术	徐向群	(204)
浅谈四次中东战争	杜洪斌	(209)
一次典型的以色列式行动——袭击伊拉克		
原子反应堆记	李仪珍 徐向群	(221)
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行动	徐向群	(225)
以色列的后备役	徐向群	(230)
第一流的情报机构——摩萨德	李仪珍 徐向群	(236)
发达的军火工业	徐向群	(244)
代尔亚辛大屠杀	徐向群	(252)
以色列的对外关系	刘向华	(254)
浅谈中国与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	达 洲	(264)

夜 走 西 墙

达 洲

在青年时代，我就听说耶路撒冷城内有一面“哭墙”，犹太教徒每逢节日都要到那里号淘大哭一番，哭2000年来亡国之苦。不久前，应纽约犹太人社区关系委员会之邀，笔者与一批美国人一起访问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逗留时适逢犹太人度安息日，城内西墙所见盛况，至今难忘。

这次到以色列，从所见书面材料和导游的解说中，只知道有“西墙”而没有“哭墙”。原来，“哭墙”是英国人的叫法，犹太人只称“西墙”，“哭墙”这一叫法对他们来说颇有些贬意，故一律舍弃不用。

犹太人的安息日从星期五傍晚日落起一直到星期六天黑为止。星期日是犹太人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

导游施洛莫先生当天上午就向我们宣布了傍晚去西墙时的“注意事项”。最要紧的是要求着正式场合穿的服装，女的不得袒胸露背，不得穿短裤短裙。我也只好很不情愿地系上最不爱系的领带，脱下旅游鞋，换上皮鞋。第二条最令人泄气——不准照相。此外还有若干条“不准”，如不准喧

啡，不准抽烟，不准吃东西（美国人有随时嚼口香糖的习惯，是否是针对这一点提出来的，就不得而知了）。

美国人天生自由惯了，最不爱受束缚，可是说也奇怪，这一次没有人提意见，更没有人因此而表示不去的，反而一个个早早“梳妆打扮”好，兴奋地等待着。

我们一行乘车到耶城八个城门之一的敦格门前下车，步行一段路后，导游指着右边的一段高墙说，“这一段是西墙的一部分。”往前看，30来米开外，与这一段高墙成丁字形的是一堵土墙，与之连接的是好几十米带篷盖的铁栅栏。隐约听见从那后面传来嘈杂的人声，可什么也看不见。

台湾裔的荣朱宝玲小姐对我说“里面不让照，反正这也是西墙，照两张，也算是个纪念”。待我们两人照完相，我们一行中的其他美国人都已经检查口鱼贯而入。我们来到检查口时，见铁栅栏两旁有好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这种场面我们几天来见得多，已经习惯了。不过，他们态度还不错，当我们向他们打招呼，说一声“沙洛姆”（在希伯来语中，这几乎是一个万能词，见面时用它，告别时也用它，白天夜晚什么时候都可用）时，他们带几分惊讶，也友好地作答。见到检查员，朱小姐主动地打开随身带的化妆包，让他查看。这也是几天来所养成的习惯，因为在以色列的任何公共场所，不论是影院、剧场，还是博物馆、展览厅，都要检查。这提醒我们，这里还处于非常状态之中。

过了检查口，呈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广场，足有半个足球场大。右边是西墙，正中和左边是峭直的山坡。山坡上和

广场内都有弧光灯照着。这时天已黑，广场内虽不能说如同白昼，但也十分明亮。广场上少说也有好几百人，大多是各国来的游客，都还守规矩，没有大声吵嚷、说笑的。突然，远处亮起照相机的闪光灯，马上就听到严厉的呵斥声，并见到有人跑向闪光的地方。我悄声问导游那边在嚷什么，他说：“不许照相”！

这时从山坡一侧边唱边跳着走下来一大群人。我们赶紧往前涌。原来是近百个小青年，个个戴着犹太人的小圆帽，手挽着手，五六个人一排，紧挨着，弹跳着，边高声唱着，边向前走。他们一个个目不斜视，神情严肃。导游告诉我们，他们是犹太神学校的学生。

广场的右侧就是驰名遐迩的西墙。离西墙30多米又有一道大半人高的土墙和栅栏，与其平行。两者之间，偏北方向还有一道栅栏，与两者连接，这样就形成了两个祈祷区。北边的面积小一点，约600平方米；南边的大约要大一倍。

犹太教起码有一点跟中国的孔教相似，即主张男尊女卑，反对男女“授受不亲”。出入大门，犹太人总是男前女后，与欧美人的习惯恰好相反。男女青年在大庭广众之下勾肩搭背，拥抱亲吻这种在欧美司空见惯的镜头在这里是看不到的。以色列1948年建国时发表的《独立宣言》明确宣布男女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此后还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保障妇女的平等权利，如《妇女平等权利法》、《男女工人同工同酬法》、《妇女雇用法》和《同等机会法》等。在世界各国中，如此强调妇女的权利，实属少

见，可能也是针对犹太教歧视妇女的保守传统。现在，以色列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她们已占全国全部劳动力的38%。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妇女走上工作岗位，担任各种公职。但是这与男女真正享有平等权利似乎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尤其是在西墙祈祷这种神圣的场合，妇女仍然不能跟他们的父兄、丈夫和儿子在一起。导游让来自台湾的朱小姐及我们一行中的其他几位美国妇女一起去北边的祈祷区。望着她们远去的身影，我感到茫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忽然间，我自认为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犹太教徒与基督徒一样都笃信上帝造人时先造了我的同类亚当，为免除他只身在世孤独生活之苦，趁他熟睡之际，从他身上抽出一根肋骨，和了几把泥土捏成了一个夏娃来陪伴他。《摩西五经》也好，《旧约》、《新约》也好，都是这么说的。哈，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原来在这里！

我们这批“亚当”随导游走向南边的大祈祷区。到了入口处再次受到检查，尔后我们每个人得到一顶厚牛皮纸做的小圆帽，由于没有发夹，所以常常得用一只手按着才能不掉下来。

先前看到的那批神学校的学生已围成一个椭圆形边跳边唱，每个人依然表情严肃，十分专注。祈祷区内放有十来张桌子，覆盖着白布，每一张桌子上放有一二十本《摩西五经》，供人使用。不过，我注意到他们一般都随身带有这部犹太人的圣书。

祈祷区内少说也有两三百人，面冲西墙念念有词地在做

祷告。不过，几乎没有一个人号淘大哭。这是否是因为时代变了，情况变了，他们已有了自己的国家？这群人中，大多穿着黑服，不论是大笔似的袍子，还是西服，但也有个别的穿一身白。人人都戴帽子，帽子种类颇多，最多的是各色小圆帽，也有礼帽和皮帽。此外还有少数象印度锡克教徒那样包头的。有一些人两鬓各垂下辫子一样的两绺卷发，特别是一些小孩也留着这种发型，样子显得古怪。据说，这是比较保守的正统的犹太教徒。

事后我才弄明白，仅仅从历史和宗教而言犹太人才是一个民族。由于2000年来他们散居全球各地，受各地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今天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服饰和发型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已经各不相同。按粗线条来划分，今天的犹太人大体可归为以下三类：

“阿什肯纳齐”犹太人：主要是指从欧洲、南北美洲、南部非洲和澳大利亚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中有些人仍然把意第绪语作为他们的共同语言；

“塞法尔迪”犹太人：系15世纪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的后裔，来自地中海沿岸各国，也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的，他们中有些人仍然讲拉迪诺语；

东方犹太人：中东和北非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古犹太人的遗民。所以，有黑人犹太人就不奇怪了。据告，在埃塞俄比亚现在还有15000黑人犹太人。

广场上刮起了风，我们一行人的小圆帽不断被吹落，于是导游带领我们穿过人群，挤进紧靠西墙南边的一扇小门，

来到室内祈祷场。一进门，眼前明亮了许多。因为房顶很高，足有一、二十米高，又长达七八十米，所以感觉很开阔。室内关音，加之人又多，念经的朗朗声直向耳膜袭来。这里的犹太人跟广场上的一样，一边念，一边不断地作鞠躬状。坐着的，也作这一动作。还有的似乎已进入“入定”状态，或曰忘我境界，他们一边念诵，一边摇晃身子；有的还高举双手，频频舞动。

上面所说，都是“单兵作战”的。我们还见到打联手的，他们占据了一大片椅子。为首的带头念，然后一起唱。所唱的调子比较简单，经常反复。所以听了几分钟后连我这个异教徒都快能跟着唱了。唱一段后，为首的一声号令，全体转身，背对西墙；过一会，又一声令下，全体再转身面向西墙。

在我身旁，有几个德国游客，悄声说德语，当即遭到一名教徒的厉声干预，说：“你们在这里说德语，妨碍我们，请走开！”这几个德国人立即悻悻然离开了。说句老实话，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小，起码比我们的导游施洛莫先生要小得多，但他却没有受到干预，这大概是因为施洛莫先生操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吧。

犹太人不喜欢德国人是可以理解的。希特勒这个疯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残杀了600万犹太人，只有100万犹太人得以幸免。这个民族的深仇大恨，是不能被轻易遗忘的。虽说现在这一代德国人并没有责任，但我对犹太人这种情绪还是理解的。

我正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在小本子上，这时，导游走过来，说，“你不能这样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在这样神圣的场合，你写字跟照相一样，都是不允许的”。我赶紧收起我的笔和本子。

我们又重新回到室外的祈祷区，这时祈祷的人更多了。导游说，1967年以前，这里是约旦占领区，不准犹太人来这里，即便来了也无法祈祷，因为这里是一片大垃圾场，垃圾堆高达数米。

正说着，那批神学校的学生又排成先前的队形，边唱边倒退着出了祈祷区。跟着队列，我们也走了出来。人虽离开了那里，但犹太教徒那种近似狂热的虔诚态度却深深印在了我脑海里。

(1989年4月于耶路撒冷)

作客朋友家

——耶路撒冷犹太人安息日纪实

达 洲

一周以后，又到了度安息日的日子。据3月31日的《耶路撒冷邮报》载，这次安息日，耶路撒冷从当天17点19分开始，到次日18点34分结束，而距离耶城才54公里的特拉维夫，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分别为17点37分和18点36分。其他城市也各自规定了具体的起止时间。

安息日开始前半小时，耶城的公共汽车便停止运行，店铺除旅馆外一律关门。

4月1日上午，我应约去旧城的一位犹太朋友家作客。一出旅馆，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马路上空空荡荡，几乎没有行人，也难得有汽车驶过，店铺全都关门闭户，好像全城的人都已撤退。走在街上，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外，听不到别的声音，这种静寂真叫人心里发慌。走了半小时，总共才遇到十几个人，而要知道这是在耶城的闹市区，不是在什么穷乡僻壤！此时此刻你会有什么感觉？

在最热闹的雅法路的终端雅法门前，我终于找到了阿尼察太太。她是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犹太人，1948年就来以色列定居。我是上周在死海边上一家饭店里偶然与她相识的。是她约我一道去看她的一个朋友的。她的那位朋友埃亚尔先生是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而他太太则来自乌克兰。这次，我们又一道去找他们。阿尼察太太和埃亚尔夫妇都懂好几种语言。阿尼察太太除希伯来语外，还讲塞尔维亚语、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埃亚尔先生除希伯来语外，还讲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和俄语；埃亚尔太太除希伯来语外，还讲英语、意第绪语、乌克兰语和俄语。算起来，就数我懂得语言少了，除汉语外，我只能讲塞尔维亚语、俄语和英语。最遗憾的是，没有一种语言是我们四个人都懂的，因此我们在一起交谈时就热闹非凡，总有人在当翻译。这样的谈话，虽然费点事，但也别有一番情趣。

据说，犹太人度安息日有许多戒律。从星期五傍晚开始

就只能点蜡烛，不准用电灯，甚至连电视机和电话这样的电器也一律不准用，为了免得别人打电话进来，埃亚尔夫妇干脆把电话插头拔了。可奇怪的是，厨房里却亮着电灯，而且是在大白天。后来才知道，这盏灯是在安息日开始前打开的，因为厨房必须用灯，不算犯忌，但要一直点到安息日结束才能关。这也算是信仰和现实生活需要之间的一种妥协吧。煤气灶上有一眼点着小火，也是安息日开始前就点着的，可用来温食品。跟电灯一样，煤气灶的开关不准动。此外，另有一打开到最低度的电炉，上面有两把水壶。据告，水开了，或者用掉了，再加凉水，也认为是不犯忌的。

埃亚尔太太很客气，先招待我喝“安息日咖啡”。因为不能专门煮咖啡，只能用水壶中未必开了的水来冲。我本来就不爱喝咖啡，尝了一口，实在不是滋味，就放了两匙糖，随手想搅一下，立即被告知，今天喝咖啡不能搅，实在要搅，得倒在另一只杯子里。

过了一会儿，埃亚尔太太拿出提前一周就做好的糕点来请我们吃。过后，又热情地留我吃安息日正餐。我呢，也正想了解一下犹太人在安息日吃什么。

最先拿上来的一道菜，据说是专为安息日做的，看上去像是肉饼。埃亚尔先生说，这是他的拿手好菜，一定要我尝了以后才告诉我是什么，怎么做的。原来这是生鱼，是在搅拌机里搅碎后加上各种调料做成的。好在我这个南方人爱吃鱼虾，但实在不敢细细品尝，三下五除二就吃下去了。第二道菜是一截烤得半生不熟、不凉不热的鱼（烤箱也是从安息日前一天

傍晚就打开的，当然也只开到最低度）。一下刀，里面是粘乎乎的血丝。这一段烤鱼实在难以下咽，不过，我还是硬着头皮吃了下去。第三道是菠菜胡萝卜汤。由于是隔夜提前做好的，又一直在灶上小火温着，菠菜已成黑色。主人问我味道怎样，我支吾其事。说好吃吧，那是违心的，我不愿意；说不好吃吧，别人吃得津津有味，得罪主人一片好意，似乎也不妥，于是只好做出一番埋头忙着吃，顾不得回答的样子，实在是硬着头皮一匙匙往嘴里塞。吃完了，才算松了一大口气。我想，犹太人如果去中国广东，给他们端上来的是红烧田鼠，蛇肉清汤，油炸蜂蛹之类“美味珍肴”，他们的心情也一定跟我此时的心情差不多。

没想到主人还有第四道菜，我心里直嘀咕，不知又是什么东西，直说少给点。主人这时已给我盛了大半盘。我一看是鸡肉炖菜豆，倒正好是我爱吃的，尝了一口，味道还居然不错，这才愉快地把它吃完了。

女主人告，所有这些食品都是在安息日开始前准备好的。今天就不准备给我们吃奶制品了，因为按照教规，吃了牛羊肉和家禽，要过六小时才能吃奶制品。

从谈话中，我才知道，安息日还有一系列的“不准”：不准照相，不准打牌，不准刮胡子，不准修指甲，不准用化妆品，不准用肥皂和其他代用品洗脸洗澡，不准用牙膏刷牙，不准写字，不准缝纫，不准浇花，不准开汽车，不准开罐头，就连上厕所，也不准开灯，不准撕手纸，因此事先要把手纸撕好一叠，放在那里备用……